

继续审判：解读《审判材料》(下) ◆ 陆其国

起诉书揭露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实验

我们在前面提到安达车站时，同时还提到日军第731部队在安达车站附近设有一个特种打靶场，这个特种打靶场，同样由日军用于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日军先将被实验者——所谓“犯人”——绑在打靶场内的铁柱子上，然后对他们进行检查各种细菌弹效能的实验。对此，一个叫柄泽的被告曾供述道：“……我两次到安达车站打靶场那里，亲身参与过在野外条件下用活体人来进行细菌弹实验。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三年末，当时有十个人被押到打靶场上来，他们被绑在事先就栽在土里彼此相隔五米的柱子上。然后就在距他们五十米以外的地方，藉电流爆发一颗开花弹。结果有几个受实验的人被弹片炸伤，立刻——这在我事后才知道，——就受到了炭疽热的传染，因为这炸弹里面就装的是这种病菌……”

这以后他还参加过一次同样的实验。“第二次我到打靶场上去参加实验，是在一九四四年春季，当时解来了十个人，也和第一次一样，把他们都绑在柱子上，然后在距离受实验者约十公尺的地方，爆发了一颗装有鼠疫细菌的炸弹。”这些不幸者的结局只能是死亡。惨死者的尸体就送到第731部队监狱附近特别装设的焚尸炉里焚化。

更悲惨的是，那些不幸的被施虐者在此过程中，还会遭受种种残酷拷打、暴刑和侮辱。个中过程，《审判材料》记载了受讯证人仓原的供述：“……在每一层楼上都有几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中部有几个小牢房，

那里禁闭有受实验的人，或如曹长田坂告诉我，这就是该部队所叫作的‘木头’……我记得很清楚，这个监狱里除了中国人外，还拘禁有俄国人。在一间小牢房里，我看见有一些中国妇人……关在牢房的人都带有脚镣……三个中国人没有手指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头。吉村向我解释说，这是他们对他们作过冻伤实验的结果……”

可以说，大凡进入第731部队魔窟的所谓“犯人”，几无生还可能。不错，其间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有些“犯人”受细菌实验后，也会自行痊愈。如果是这样，那等待他们的就是新一轮受实验的折磨。用被告第731部队生产部长少将川岛清的话说，“要是犯人受过致命细菌传染后又痊愈起来，那他也不免要受接二连三的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复原之后，就把他们用来作另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是没有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审判材料》还披露，日本宪兵队机关和日本驻满洲各军事团，根据他们所接到的命令，以及他们与各细菌部队长官商定好的手续，经常把被囚禁的中国人，满洲本地人和苏联公民送到各细菌部队里去，以供所谓“研究”之用的“特别材料”。为保守秘密起见，在宪兵队的正式文件上规定出了一个专门名词：“特殊运输”。对此，前“满洲国”军宪兵署日本顾问，证人橘武夫这样供述：“……有一种被抓来审讯的人，按我所管辖的宪兵署特务部路

线，是应当加以消灭掉的。这种人就是……游击队员，激烈反对日本驻满当局的分子等等。这些被捕的人并没有提交法庭审讯过，因为我们总是径直把他们送到第七三一细菌部队去消灭的……”

日本战犯最后陈述中的忏悔

令人闻之切齿的日军第731部队如此惨无人道，与它沆瀣一气的第100部队，同样犯下了天人共谴的罪恶。后者同样用中国人活体，进行大量灭绝人性的细菌实验。而且，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还远不止只是第731和第100两支部队。

据知，我国学者曾先后在广州、宁波等地发现有日军细菌战的遗迹和我死难同胞遗骸，而我们眼前这本《审判材料》记载的一些内容，确凿地验证了这些事实。如曾担任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的佐藤俊二在接受审讯时承认：“我的罪过，就是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2月间确实领导过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随后从1943年2月到1944年3月间又领导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这两个部队都曾从事研究和大批生产过以攻击中国军民的致命细菌……”除此之外，佐藤还供述，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一带，日军细菌部队“都曾使用细菌武器，如在飞机上撒鼠疫跳蚤等”。

《审判材料》的最后部分，是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在判决书内容之前，是12名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的“最后陈述”。这些战犯大都已认识到自己及侵华日军的罪行，并有所忏悔。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

部分日军战犯的“最后陈述”及他们的忏悔——

“我已了解到，我所犯的罪恶不仅对于我本人，而且对于我国全体人民都是一种奇耻大辱，因此我对此完全忏悔……日本在投降以后应该发展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因此所有一切旧罪恶都应被揭穿，应被根本铲除。我很清楚了解到我所犯的罪恶是危害人类的滔天罪恶。”

——摘自被告川岛的最后陈述
“我被任命为关东军总司令一职以后，始终忠实一贯地执行了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底的一切命令和指示，这样来努力加强关东军底作战准备。我承认我自己在加强细菌战战斗准备方面所应负的责任。至于当时为准备细菌战而进行的那些滔天罪行，那么我明了解，对此应负责任的有第七三一细菌部队和第一〇〇细菌部队各届长官，以及关东军各届总司令，包括我个人在内。被告川岛刚才讲到了这些部队中所干出的罪恶行为，以及一般为准备细菌战而干出的罪恶行为。我对于他所说的这些话没有什么可以补充。这些罪恶行为是根本无法辩白的。我已经说过，我承认我应对该部队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期，即从一九四四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时期，为准备细菌战而干出的一切罪行负罪过责任。”

——摘自被告山田的最后陈述
且再看被告为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冢家隆二最后陈述：“我承认我犯了向我所提出的罪状，并甘愿承受任何严厉的处分。我研究医学原是为促进保健事业，是要造福人类。我是个医生，是一个从事人道主义职业的人，而我竟不

去执行医学家的神圣天职，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走上了准备利用细菌当作武器的细菌战的道路。这点我认为我自己的奇耻大辱。这点我认为是一个身为医生者的奇耻大辱。我很懊悔我以前曾参加过这种罪恶行为。”

历史的审判不能忘记

暂且不论这12名日本战犯的最后陈述，是不是真的发自他们内心，但通过这本《审判材料》所记录的一切事实，毕竟披露了曾经的作恶者终于低头的姿态。低头不一定就是忏悔，但忏悔一定会低头。12名日军战犯何尝会不明白，他们在前苏联军事法庭上所作的最后陈述，对他们而言，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公诉人，同时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他们的审判。

最后，我还想再摘录一名被告平樱全作在最后陈述中说得如下一段话：“对我们这班参加过细菌战准备工作的罪犯判处严厉惩罚，这对于那些现在正极力企图准备第二次细菌战的罪犯们乃是一种警告和告诫。我希望，那班应对准备细菌战一事负主要责任的罪犯，即日皇裕仁、石井将军、若松将军，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我深信，并且希望，凡是那些犯有准备细菌战罪而此刻未在受审者之列的罪犯们也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样的声音，应该不会佯装或只是为了取悦公诉人或法官，以获得减刑所发出的吧。12名日军细菌战罪犯，最后分别被判处2年到25年刑期不等。（载自《检察风云》杂志2015年第18期）

将军是怎样炼成的

吴东峰



吕正操上将

第一章 音容(连载3)
吕正操上将：个不高，顶已秃，讲话豪气冲天

2005年1月4日，吕正操将军喜度百岁寿辰。将军为五十七位开国上将中，亦为开国上将以上将中唯一一百岁者。是日，将军感言道：“人，不在于活多久，而在于多做事。”

原东北民主联军老战士王晓旭告余，四平保卫战败后，退于哈尔滨双城，初见吕正操将军，个不高，顶已秃，为部队讲话豪气冲天。刘震上将：着西装、衣夹克，领风气之先。刘震将军，湖北孝感大悟人，出身贫寒，曾种田、放牛、雇工。然其重仪表，为众将军中所鲜有。戎马倥偬间，将军从不穿着破衣，凡有补丁处，皆缝得方方正正，一丝不苟。解放战争进东北，将军领风气之先，着西装、衣夹克，并自制吊带裤，笔挺英岸，风度翩翩，人称“洋司令”。

1992年2月，余多次访刘震将军于广州鸡颈坑。将军黑发后掠，红光满面，两道剑眉，犹如霜草，一对耳朵，大若铜铃。初访，将军着红色水洗纱夹克衫，为当时香港流行时装。次日再访，将军着浅绿色毛线绒外套，亦流行时装。过数日访，将军着银灰色名牌西装，红色金利来领带，意大利真皮皮鞋。不识将军者，皆错认为“老华侨”。将军时年七十有七也。

刘亚楼上将：潇洒英俊，性烈如火，人称“雷公爷”

空军流行口头禅：“苦不怕，死不怕，就怕刘司令来训话。”刘亚楼将军重仪表，爱整洁。衣冠合体，领扣不松。衣角、袖口、领口不容半点污渍；军衣、便装、西服，不见丝毫皱褶。按时修面、理发、剪指甲。威风凛凛，风采烁烁。某日外出，上车时，忽转身急回屋，盖见袖口有一点斑渍而换衣也。

刘亚楼将军每日回家第一件事，便是擦皮鞋。此盖源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之习惯。该校明文规定：不会擦皮鞋者不发毕业证书。

许世友上将：貌黑多髯，性刚烈，尤好酒。许世友将军，貌黑多髯，尝习武于少林

寺。性刚烈勇猛，人称之为“猛张飞”“活李逵”。尤好酒，不可一日无酒。晚年生肝病，医生劝其戒酒，曰：“不喝酒宁死。”将军病重期间，常出现肝昏迷，医生想尽办法均无效，然以棉花球蘸茅台酒，轻擦其唇，竟苏醒。

李达上将：长苦萨脸，有苦萨心

李达将军，大高个，枣红脸，肥耳垂肩，慈祥可人。将军性温和，临大事而不惑，罹大难而不畏，极少动怒。凡遇不遂心事，只轻言三字：“乱弹琴！”

李达将军，红军时期，即有“活菩萨”名称。将军乘车，必坐前排，盖战争年代任参谋长便于观察地形之习惯也。

1935年长征之前，陶汉章将军正在前线打仗，忽接二军团司令部命令：速回司令部。将军急回，无事。屡次问李达参谋长：“我—没有打过仗，二没有犯错误，为什么调我回来？”李达将军皆“闷”着，不言。1974年，陶汉章将军随李达将军出访非洲，途经巴基斯坦卡拉奇小住，李达方道出缘由：其时，李达将军认为陶年轻，有文化，将来可大用，为避免过早消耗（牺牲）掉，故请示任弼时政委同意将其调离前线。陶汉章将军言此感慨曰：“李达虽不善于发言，却善于不发言。”

杨勇上将：方脸阔嘴，睛光逼人，见者皆赫然

杨勇将军浓眉大眼，方脸阔嘴，睛光逼人，神仪威武，见者皆赫然，则不知其性温和厚也。杨勇将军运筹帷幄时，常立于军事地图前，仰首，凝眸，以双手撕小纸片，一分为二，再一分为二。欲尽，参谋即取纸片一张一接之，将军浑然不觉也。

杨成武上将：中等身材，眉清目秀，人赞为“白袍小将”

杨成武将军，中等身材，眉清目秀，英姿勃勃。将军军政兼备，举手抬足，武有松柏之姿，文有兰竹之韵。将军十五岁参加革命，十七岁任团政委，以忠勇闻名于红军初期。据云，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见之，赞为“白袍小将”。

红军时期一军团开大会，林彪、聂荣臻居主席台中央，杨成武、刘亚楼必腰扎武装带，插短枪，分立两旁，威风凛凛，如二门神也。会间，两将军不停挥拳呼口号，声若铜钟，气贯长虹。

6.在外公的背上看风景

从当铺对面向海防路方向走的那条弄堂是391弄，第一家是棺材店，所谓的棺材店，实际上也就是殡葬的花圈、寿衣、蜡烛、锡箔店，有的时候还会看到卖纸人纸马的烧祭用品。我对于民俗学的兴趣就是从棺材店的各种烧祭用品的设计、品种上来的。那是真正民俗学要研究的内容。过了这家店又是一家小杂货店。然后是一条颇为壮观的姚家弄堂口。再过去，就是我很多同学们的住家，“公安坊”。这是一条比较大的支弄。过了公安坊，就渐渐是蒋家巷的尾声了，这里有着两排笔直的墙，右边是高的简直有点离谱的墙，有一个高耸入云的方形建筑，据说是纺织厂的车间。左边的墙，围出了两幢大大的花园洋房，据说是民国时期一位资本家为他的大小老婆分别建造的。两幢房子至今还在，最近我回去还参观了，用料考究，坚固结实。据说后来被充公后住进了很多人家。弄堂底是一座公共小便池，穿出这条弄堂，就来到了海防路，对面便是海防中学。

如果从昌平路左边的一排进去，第一家小店是蒋家巷居民经常要去的宝泰店，实际上就是今天的日夜商店，然后是豆腐作坊豆腐店，我的同学小豆腐住在那里。然后是娘舅店。为什么叫娘舅店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每次去娘舅店都会看到一个长着马脸、脸上有着几块斑斑的慈祥老人。他就是娘舅店老板娘舅。娘舅店过去间隔着一条小弄堂，向西通向西康路出口。这里往前走则是大饼油条摊，间隔还有一家小小的餐馆供应各色炒菜，味道不错的。中间有几条小弄堂，住着很多人家。一条弄堂通向300号，300号是一个单独的大院子，里面曾经有过私立学校。在蒋家巷中名气很大。

位于宝泰店附近是一个剃头挑子，剃头师傅老刘远近闻名，特别对于不肯剃头的小孩子有一套哄骗的本事，所以他的生意非常好。带着全家逃难的我外公王善宝是浙江吴兴人。今天已经很难把我外公的相貌非常确切地描述出来，只有他留下的那张黄黄的带着时代旧迹的照片上，看去是一个富态的中年人模样，这是他54岁时(民国27年)所照，刚刚逃

难到蒋家巷之后的第二年。那胖胖圆圆的脸上，一团和气。这与我心中保留的形象差距太大。我觉得外公没有那样胖。他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我7岁的时候外公去世，那是1959年，我顶顶记得的是，他慈祥瘦削的脸上留着一撮山羊似的小胡子，花白。额头上的皱纹一条条像24路电车线一样，堆集着愁容。

据说我外公是个非常封建和非常威严的人，全家上下都怕他。但是我的印象中他却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我出生时他已经70岁了，7年之后就去世了。对于我这个最小的外孙，外公自然是溺爱有加。我5岁上余姚路幼儿园，他居然每天亲自送我到幼儿园，路上我常常找借口走不动了，总要外公背我。最近为写作此文，翻出了当年的幼儿园家庭联系册，这是幼儿园老师与家长之间的联系通道，上面记载了当时高智敏老师与我父亲吴伯毅之间有关我的各种表现和成绩内容，也记录了我初入幼儿园时和毕业时的身高体重之类。入园时我身高107厘米，体重34斤。也是不轻的分量啊。70多岁的外公只好背着我走。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段段由外公背着走的路，竟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候。我在外公的背上看风景，看人生，才认识了蒋家巷这条弄堂。一到了学期末，高智敏老师就要花四页纸的篇幅来记载儿童整个学期的表现和成长进步。例如害羞、发言大声响亮、有礼貌跟老师说早上好便是见到其他陌生老师就不会说、爱做游戏喜欢当售票员、不太爱劳动等等。当年的教育劳动课成为一个重要的衡量学生的指标，在小学中学依然如此。因为当时提倡知识分子要转变立场就要从成为劳动人民开始，而这件事从幼儿园开始就抓得很严格。而有一条我二爷替我父亲写的回信可以看出当时我任性的生活。他说：“骑幸被他的祖父宠爱有加，我们(父母姐妹)白天都外出工作，平时只有祖父与他在一起，有的时候他不想到幼儿园来，甚至还会哭。希望老师教育。”最后家中提议，父母是星期一休息，是否可以不到幼儿园来。高老师说：“经研究后，为了让教育更好地为生产服务，我们同意琦幸星期一不来幼儿园。”

消失的蒋家巷

吴琦幸



吴琦幸